

## 結束

瀛苑副刊

當海的聲音傳入耳中，眼前的世界成了一片白；聽著誰說故事，想著誰的經歷，哼著誰的歌曲，讀著誰的回憶。沒有人會知道這幢白色建築下的祕密，沒有人曾聽說過這藍色天空後的點滴；在銀亮的鮮明背後藏著孩童的夢，在紛彩藥水的苦澀喉底吟唱著來不及實現的童稚年華。

我們站在歷史的角度為世界下一個自以為是的論述，紅著雙眼，瞧著生命衰竭地褪去繽紛的色彩。於是，在那一襲長袍的面具下，在手術刀劃出地球與天堂的臨界上，冷瞧著病痛、傷痕、瘡疤、悲慟，一個個降臨在歡顏談笑的瞬間，漸漸聽不見彼此的聲音，慢慢模糊了眼角的視界……

清晨五點四十七分。玻璃窗外的天色漾著柔弱的藍，微弱的光亮淺映著郊野林森的一片綠油，枯褐的殘葉隨風於草坪上兜轉，彷彿是一幅錯綜了顏料的圖彩。倚著輪椅的扶手，我虛弱地撐起半個身子，坐到窗檯上，推開窗，貪婪地吸吮著外頭濕潤的朝氣；那麼樣稀薄、那麼樣犀利地劃開我冷凝的喉管。我呼吸、吐氣，不斷地吸進呼出，用呼吸去傾聽遠方晨鐘透著濃霧傳來的聲韻。

巡房的住院醫生走進病房裡拿起病歷表看了下，執筆於某幾處用力地劃上幾個勾。他望向坐在窗邊的我：「你可以再睡一會兒，還要一個半小時才開始。」

「看得見湖嗎？」我問。

「甚麼？」他愣了一下。

「手術房看得見湖嗎？」我又再問了一次。

「……」

「可不可以讓我在這裡麻醉？」我把視線轉回到窗外，「我希望能在閤上眼之前能留著這片晨曦的記憶。」

他沒有回答，只是靜靜離開病房。

七點整，電子鐘嗶嗶嗶地響起。

零二分，暖陽悄悄透析了林間的濕漉。

零八分，小小的玻璃瓶罐搖曳著液體的波浪。

一十三分，銀亮的針頭滴落透明無瑕的藥液。

一十八分，雙眼不知覺地在霧漫中模糊，緩緩地重複記憶，緩緩地遺忘回憶！

2010/09/27